

歷史的主

豈不都寫在瑪代和波斯王的歷史上嗎？(斯一 0：2)

神是自隱的神。祂隱名作事，但顯然是出於至高者的手。

神創造了宇宙，卻沒有留下一紙藍圖，用任何人類的文字簽名。如果真的那樣作，“一一都寫出來...所寫的書，就是世界也容不下了。”(約二一：25)萬有至大，這樣說，絕不是誇張。因此，“神的永能和神性是明明可知的；雖是眼不能見，但藉著所造之物就曉得，叫人無可推諉。”(羅一：20)不過，神的可知，人能曉得神，絕不是像一本書那樣。

神是世界歷史的真正作者，雖沒有在任何篇頁上留下祂的名字。背逆的人，在歷史著述中很少提到神的名，只誇揚自己的英雄作為。歷史是得勝的人寫的。但智者可以說：“王的心在耶和華的手中，如同隴溝的水，隨意流轉。”(箴二一：1)看到在恰當的時候，各個人的際會，和事的發展，除了神的精心布置運作，不能有別的解釋。

聖經是神的書。但以斯帖記中，沒有提到神的名。但如果沒有神的介入，哈曼的計畫得逞，猶大族真箇被滅絕了，那麼彌賽亞將無從降生，基督的救贖將無從實現，墮落的人類，也將永遠沒有盼望。全人類的一線希望，竟繫於亞哈隨魯王的權杖的金頭！這才是真實的危機。假設納粹德國凶惡的種族滅絕成功了，並不影響人類救恩；哈曼的計謀成功，更是可怕。但神的選民在掌握歷史的神手中，是無比的穩妥。

在惡人看來，神子民是一群待宰殺的羔羊，沒有誰保護，他們的

命運，可以輕易的擲骰子決定。掣普珥就是擲骰子。骰子擲下了，在那裡旋轉。惡人在狞笑。他們看來似乎控制了全局，但控制不了骰子的轉停。神並不玩骰子；祂的手掌握著擲骰子的人的心，和在他們之上君王的心。

神古老的仇敵撒但，無時不在想法破壞神的工作。它的靈在悖逆之子的心中運行。它看神的子民是將宰的羊，隨時預備消滅他們。不過，他們不曾仰望天上，沒有看到群羊的大牧。不管哈曼的後代有多少，總有一個普珥節。

願我們的眼睛，透過鉤心鬥角的殿堂，紛亂爭殺的營帳，看到歷史的真正作者：祂是全智全能的神，不論哈曼如何精心設計，紛繁的世局如何運作，我們在危難中，要效法以斯帖和末底改的禁食禱告，打敗那惡者，神的旨意必然成就。阿們。